

保粮食能源安全，就是守住国家生命线

【核心提示】日前,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,分析研究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的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,在强调加大“六稳”工作力度同时,进一步提出了“六保”要求,指出了当前经济工作的要点。其中“保粮食能源安全”值得高度关注。

□沈慎

洪范八政,食为政首。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,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。

能源是工业的粮食,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命脉所在,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物质基础,特别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,确保能源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全局性、战略性问题。

可以说,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

是国家的生命线,在“六保”目标中居于基础性、前提性地位。在疫情冲击之下,把老百姓的饭碗端稳端牢,把能源安全牢牢抓在自己手中,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。

就目前来看,我国粮食供应是充足的、能源保障是有力的。即便在疫情最吃劲的时期,我国电力、石化、能源企业也确保了能源安全稳定供应,居民生产生活有序。粮食方面,2019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了13277亿斤,实现了创纪录的“十六连丰”,连续5年站稳1.3万

亿斤台阶,我国小麦和稻谷库存大体相当于全国人民一年的消费量。这都得益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强大韧性和宏观调控的及时有力,也是我们保粮食能源安全的信心和底气所在。

供给充足,是否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呢?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粮食能源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。既要看当前库存是否充足,又要看长期产能是否安全,既要考虑供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,又要有效解决生产、运输、加工、存储等产业链各

个环节的堵点。“保”,是一种托底。把粮食能源安全放到“保”的位置上,实则凸显了一种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。确保粮食和能源安全,任何时候都是重中之重,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,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困难、风险和不确定性,切实增强紧迫感,才能稳住国民经济这个生命线。

因此,一方面要加快春耕备耕,切实做好粮食稳政策、稳面积、稳产量,有序推进能源企业复工复产,确保各项能源供给不断供。另

一方面要着眼于可能发生的风险未雨绸缪,做好预警监测,进一步提升大宗商品和战略物资的储备能力,防止价格因为供给不足或者需求不足产生大的波动。与此同时,要贯彻落实好“米袋子”“菜篮子”责任制,建立健全能源安全制度体系,提升国家应急能力和治理能力,把粮食能源安全这个生命线保得更稳、守得更牢。

善弈者谋势,善谋者致远。疫情对经济社会的挑战终究会过去,但是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却是长期课题。我们既要立足当下保安全,也要着眼长远,抓住疫情的机遇,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,推动粮食生产和能源安全转型升级,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,确保粮食能源长久安全。

(摘编自《人民网》)

现象评说

各抒己见

乡村自治空间缩小须警觉

【核心提示】如果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村庄自治空间在逐渐扩大,政府在村庄事务中的干预在减少,那么进入新世纪,政府借助于向村庄投入越来越多的公共财政、开展公共服务而越来越将村自治组织视为政府的办事机构和行动的“腿”,村自治组织越来越少地开展村庄自治事务,乡村自治空间在缩小。

□晓眷

进入21世纪,村委会“行政化”、“科层化”越来越明显,原因在于政府越来越多地向乡村提供公共服务,与此同时,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、征地拆迁中与村民的利益纠纷越来越多,因此,也就越来越倚重村委会、村党组织去解决问题。于是,政府从多方面强化对村干部、村委会、村党组织的行政吸纳,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他们的自治功能,反过来使得村民也强化了对村干部与政府官员身份一致化的认同。

具体地说,村庄自治行政化通过这样的机制得以实现:

第一,法律机制。国家在法律上虽然强调村庄自治,但是依然规定要履行国家赋予它们的一些行政功能,比如办理村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,这里就包含着本来需要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;“村民委员会协助乡、民族乡、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”,这里的协助没有具体的界定,含糊性为行政化留有很大的空间。法律还规定,“村民委员会的设立、撤销、范围调整,由乡、民族乡、镇的人民政府提出,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,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”。事实上,在村庄撤并问题上,几乎没有经村民会议讨论这一项,因为法律没有规定,政府不履行此项规定要负什么样的法律和政治责任。过去10多年,全国兴起了撤村并村高潮,每天都有27个村庄被撤并和改造,基本上都是由县市作出的决定,而根本没有经过村民的同意。在这样的法律体制下,村委会的自治空间受到极大的限制,随时都会受到压缩。

第二,产权机制。村委会并不是村集体产权的法人代表,村集体产权在法律上是属于全体村民所有的,但是,全体村民要履行集体产

权,必须要组织起来,目前大多数村没有这样的组织,因此村委会自然而然地就成了集体产权的代表,即使有的村成立了集体经济组织,但还是由村委会和党组织干部主持。而事实上,村干部也不能有效处置集体产权,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政府来决定和支配,比如土地是否流转、土地能否进入市场等,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村民集体实际上没有权力处置;政府征用农村土地,补偿是由政府说了算的,村委会和党组织不能代表村民与政府讨价还价,相反还要帮助政府做村民的工作。

第三,选举机制。虽然法律规定,村委会和居委会是由村民和居民选举产生的,政府担当监督、审批角色,在这个过程中有相当多的操作空间。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,村委会越来越“行政化”,跟村民的关系变得疏远了,当然也有村委会想代表村民利益说话,但往往会被政府疏远、边缘化,最终得不到政府的任何支持和好处,结果也被村民说成无所作为而被取代。

第四,经费机制。在推进村委会“行政化”的过程中,政府提供经费也是一个重要的机制。随着政府加大对乡村的转移支付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,政府把越来越多的钱投入到村庄发展,由此越来越有能力将村委会“行政化”:在法律上村委会是自治组织,村干部不应有报酬,但是他们整天被政府要求去做这事或那事,因此,政府不得不给他们支付一些报酬。一般来说,一个村有3~5名村干部能享受政府给的报偿,还被纳入养老保障范围。现在这个报偿似乎成了村干部的工资收入。反过来,拿政府的报偿,显然要为政府做事,而政府也以此要求他们这么做,并在报酬规定上,要把村干部表现好坏与报酬支付挂钩,更强化了他们为政府做事的意识和



责任,如果年终考核不合格,报偿会被减少甚至取消。与此同时,很多地方实施了“村财乡管或镇管”的做法,村干部如果不配合乡镇政府,就有可能难以使用村经费,这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对村庄的领导和管理。

第五,责任机制。在绝大多数地方,乡镇政府与村干部签订了管理责任状,规定村干部要完成政府交办的任务,否则,会受到利益的惩罚。这是政府把村干部当作下属进行管理的突出表现。

与此同时,村庄的公共空间在不断扩大,它体现在这样几方面:各种传统社会组织在复兴,比如家族组织、邻里组织、互助组织、民间文化组织等,它们变得越来越活跃,对于丰富村民生活有着重要的作用。而且,随着交通条件改善以及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,村庄越来越开放,在活动范围上拓展了村庄的地理边界,同时带动了跨村社会交往,超越了村庄自治空间。最后,新型的产业合作组织开始出现,当然这类组织也是国家所鼓励的,在政策上获得国家支持,表面上它们是经济合

作组织,实际上是嵌入到乡村社会,比如不少合作组织是建立在熟人关系基础上的,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熟人的联系,经济合作组织有利于提升村民在公共空间的参与能力和表达能力。

公共空间的扩大,与村庄自治产生联动效应。从理论上讲,公共空间才是村庄自治的基础,村庄自治本应是村庄公共空间的本质或体现,但是,由于村庄自治更多地让位于政府行政需求,使得村委会“行政化”,对村庄公共空间带来两方面的效应:一方面,一些公共空间为了分享“行政化”的一些好处,被后者所“虹吸”、同化,比如家族、邻里组织的力量为争夺村委会权力而参与村庄竞选,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当今农村选举已经沦为家族争斗或者黑社会争斗;另一方面,村干部利用权力和势力范围,比如许多经济合作组织是由村干部牵头组建的,村干部家族变得非常强势,等等。由此,乡村社会变得更加错综复杂,向社会治理提出严峻的挑战。

(摘编自《人民论坛》)

懂城市,乡村才能共享城市资源

□凯歌

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。很多地方在发展乡村旅游时,往往由于“不懂城里人”而无法取得经营突破。

更遗憾的是,这种现象不只发生在原住村民身上,就连很多返乡企业家和返乡青年,也表现得颇为明显。他们中很多人虽然进城生活,但由于从事工业、制造业等原因,事实上对城市消费并不熟悉,对都市年轻人的潮流更是陌生。

他们返乡后打造的乡村旅游业态,往往过于追求自己儿时的情感记忆,过于讲究乡村的感觉。饭菜要追求小时候妈妈的味道,房子要恢复土坯泥墙,总之,乡村要杜绝一切城市化符号的东西。比如咖啡,乡村怎么能出现这种东西!

这种个人烙印明显的“作品”,对于其他消费者,尤其是没有农村生活经历的城市消费者而言,几乎完全不搭界。

作为乡村游主流游客的80后、90后,和70后经营者之间,成长背景、生活场景、思维模式、爱好习惯、格局视野等等几乎全不一样。

衣锦返乡的“新乡贤”、“新知青”以及原住民,大多都是农村出身的70后,白手起家,事业有成之后,一方面想转型追风口,另一方面意欲回报家乡。

这种“衣锦返乡”的背景和心理决定了,他们对于儿时乡村、对于田园生活、对于逆城市环境的由衷喜爱。

但对于出生在农村的80后、90后而言,他们对于乡村的印象,几乎都是负面的——贫穷、落后、闭塞等等。正在追逐事业的他们,心中的最大理想不是追求乡村生活,而是逃离农村,改变命运。

对于出生在市区的80后、90后,他们对于乡村的概念更是模糊的。这种模糊大约就相当于我们想象穷人的生活状态。

习惯了都市品质生活的他们,愿意到农村去,更多是出于新鲜感和好奇,而绝非对于农耕文化、对于破门板当桌子、粗瓷大碗喝茶之类生活方式有多热衷。

(摘编自《新三农》)